

點
異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豔

異

編

三

(明)王世貞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鐫玉茗堂批選王介洲豔異編卷二十五

徂異部

、却要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善辭令，善容止，期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逸，咸欲烝却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織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綉幕，張銀鉦，而大郎與却要過于櫻桃花影中，乃時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給曰：可於廳中東南隅，佯立。

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逢三郎來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握手不可解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角中屏息以待廳門叙開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燭疾向廳事豁開扉而照之謂延禧等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寵。羞與爲類。獨深居爲剪髮衆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縷造門。邀之邀姑。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爲飭勵。一有不善。惟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閑也。河陽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求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驕門。以飲食游觀。非婦人宜。

姑強之乃從之遊。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園。工吳
父始開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避道乃入觀。觀已延及
舍，佐具食。幃牀之側，間男子款者。河間驚跳足出，召從者
馳車歸。涉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
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也。向之款者，爲膳奴耳。
以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戚聞且退。明年乃敢復召邀
公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禮豐州西浮圖兩間，叩檻出魚
此食之。河間爲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幃幃，
心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牀下，降簾使女
爲秦聲，偃坐觀之。有垣壁者出宿，遲貌美陰大者王河

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刑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莫息。咈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反食其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駕車相戒。婦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歟。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嚙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幸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怛怛恒若危柱之絃。夫來輒大踴。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歟。非藥鎮

能已爲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爲時上惡夜祠其夫無所避。既張其河間命已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史訊驗答殺之。將死猶曰吾召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爲服闋門召所與淫者保遂爲荒淫。居一歲所蓄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嫌又爲酒臨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爲戲酒者皆上與合且令且窺惡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情情以爲不足積十餘年症漸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慙額皆不

欲道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爲修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爲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者，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婦敵其夫，猶盜賊仇讐，不怒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予故私自列云。

章子厚

章子厚，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能擗，擗數月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

所獲一甲第其雄壯婦人名嚴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
遽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
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其衆俱亦
殊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七每去則以口鎖扃之如是累日
夕章爲之體散意甚徬徨一姬年十六忽發問曰此豈耶
所遊之地何爲至此耶我主翁行跡多不循道理寵婢多
而無嗣息身鉤改年少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
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
者似必能脫主人矧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束于
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

以厮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詰旦果來叩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不可不知誠也、

蔡太師園

京師士人出遊、追慕過人家、缺牆似可越、破酒試踰以入、則一犬圍花木繁茂、逕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望紅紗籠燈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憩下、有客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側、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屋

馬已而燈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競舉鹽。
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箇。」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
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戲，五鼓乃散。士
人倦憊不能行，婦貯以巨簾，昇而縫之牆外。天將曉，俱爲
人所見，強起扶持而歸。亡日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狄氏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
燈夕及西池春游，都城士女誰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
里中貴人家，帶暮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
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開粧却扇，亭亭獨

與如此
說猶女
子皆秋
美矣矣

出雖平時妬悍自銜者皆羞服至相忿詆恠曰若美如狄
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各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
族遊羣飲澹如也有勝生者因出游觀之駭慕喪魂歸
悵悵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問尼慧澄與之習生過
尼厚遺之曰曰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為分一
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
此豈可動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
世有唯爾爾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即索馬
馳去俄懷大珠二囊歸尼曰有三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
曰其珠乃使非豈能遽辦如許憤邪生亟對問五千緡不

到此
也無

熱心中
設計加
日勝令
大決裂

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二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它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嫗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它，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

此酒酌
是佳也
湯
且搖生
時太不
伴矣何
前夜公
贈截人

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秋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
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婦及門生已先在詰
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奉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
具而生匠小室中具酒有俟之哺時秋氏嚴飾而至姓從
者獨携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咀祝畢尼使
童子主侍兒引秋氏至小室寒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
去生出拜秋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厄爲夫人壽願勿
釋生固願秀秋氏頗心動膳而笑謂有事第言之尼固悅
使化生持酒勸之秋氏不能却爲醺厄即留持酒附生進
因徙坐擁秋氏曰爲壽且死來意果爾乎曉趙即韓也秋

氏亦欣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間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婦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大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血二萬詣賣第中，久未得血，且訟于官。」夫諤胎入誥，狄氏語來曰：「然大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貨于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慧，其終不能忘生。夫出帳召與通，逾年大覺開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太學時親見。

王生

閒休宅
然而來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郿下，當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來，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村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牆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嫗負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